



# 画皮

唯一一部对《聊斋志异》处女地进行开垦的才气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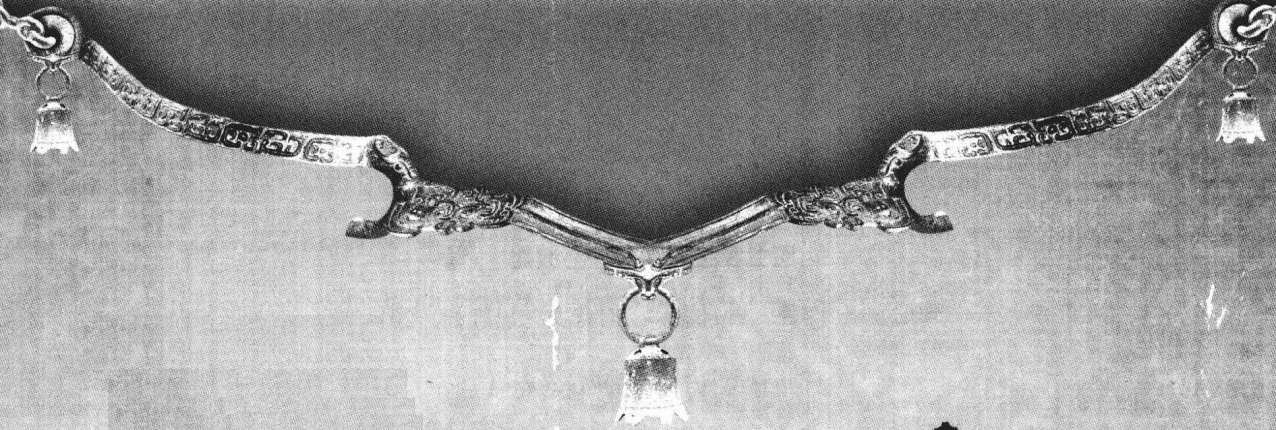
何南◎著



何谓“画”？几层皮？人魔决战，地动天惊  
何谓鬼？何谓妖？鬼妖之间，几多可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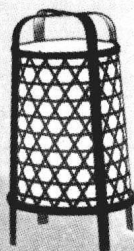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 画皮

唯一一部对《聊斋志异》处女地进行开垦的才气力作！

何 南◎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画皮 / 何南著. — 长春 :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387-3644-1

I. ①画… II. ①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86518号

出品人 陈琛

责任编辑 陈秋旭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画皮

何南 著

---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吉林出版集团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62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科 / 0431-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http://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北京博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 710×1000毫米 1/16 字数 / 290千字 印张 / 20

版次 / 2011年7月第1版 印次 /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32.80元

---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时代文艺出版社北京推广部



中国互优网  
[www.chinahuyou.com](http://www.chinahuyou.com)

## 圆梦之旅（代序）

小学三年级吧，我见到了一本《聊斋故事》（当然是译文），惊喜之下，便如在村外池塘扎猛子一般，将幼小的心灵完全沉浸其中，不愿意上岸，任父母威逼引诱，软硬不吃。现在想来，那应是一个偶然且普通不过的日子，但这个日子被那本书涂抹得色彩艳丽，泛着神奇的光泽。也喜欢听别人讲和为别人讲“聊斋”故事，这样的时候，即便简陋低矮的小草屋也金碧辉煌，充满诱人的魅力。聊斋的世界那样神奇，令我和我的伙伴们无比向往，这世界像一些善于攀援的植物般长满了触手，牵拉着我们的思绪。“聊斋”中美丽的狐仙和善良的女鬼都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些印象精彩着我们原本沉重单色的童年，滋养着我们原本荒凉饥渴的心灵。也从那时候起，我渐渐消除了对鬼的恐惧——既然她们那样漂亮那样善良那样乐于助人那样能够改善人的命运，又为何要惧怕她们？甚至，我异想天开地产生了某种朦胧的渴望，幻想有朝一日能够遇见她们，像那些幸运的书生一般与她们生活在一起。恐怕有着如椽巨笔的作者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煌煌巨著竟无意间成了拯救一个幼小心灵挣脱鬼神恐惧的最初教材和指路明灯。

稍大，有了看“聊斋”题材电影的机会，如《姐妹易嫁》、《胭脂》、《画皮》等，听说哪一个村子演这些片子，便不以十里为远，结伙徒步前往观看，然后披着夜色，一边兴致盎然地谈论着，一边深一脚浅一脚地返回。每当此时，夜色便不再浓黑如漆，下半夜的空气便不再透骨的冷。看罢电影，对相同题材的小人书也绝不想放过，只要遇见，便一网打尽：如痴如醉地看，甚而不择手段地据为己有——痴迷程度丝毫不减孩提

之时。

后来，“聊斋”题材的电视连续剧问世，欣闻此消息，我首先武断而自作多情地认为这部电视剧之所以问世，完全是因为自己太过喜欢的缘故，于是就一集不落地看完。看后愈发觉得颇为过瘾，觉得颇为幸运，于是，便想看第二遍。不单单喜欢每一集故事的情节和人物，就是对彭丽媛演唱的主题歌《说聊斋》亦喜爱至极，竟致不顾自己的五音不全，颇为熟练地哼唱。我觉得，这首歌实在道出了自己的心情，于我心有戚戚焉！

你也说聊斋，我也说聊斋  
喜怒哀乐一起那个都到那心头来  
鬼也不是那鬼，怪也不是那怪  
牛鬼蛇神它倒比真人君子更可爱

.....

笑中也有泪，乐中也有哀  
几分庄严，几分诙谐  
几分玩笑，几分那个感慨  
此中滋味，谁能解得开

.....

电视剧直观地表现手法令我对承载着我童年梦幻的那个聊斋世界愈加神往。好在，我慢慢地能够读懂了《聊斋志异》原文，虽然艰难，但仍觉得一种别样的欣喜，似乎那个神秘奇幻的世界正在向我走近，甚至，我已然走进那个世界之中。

我知道，《聊斋》中的经典篇什很多，它们大都为人们深深地熟悉，人们对它们津津乐道，且乐此不疲。并且，有些颇具慧眼的电影人还在改编着其中的经典篇什，如刚刚上市的新版《画皮》，不知倾倒了多少人。

读《聊斋》原著之时，我时常注意到其中一些三言两语的小篇什。有的简直不能称其为篇什，而只是一些小片断。这些片断极短，有的情节甚

至都不完整，更看不出作者的思想倾向，很难提炼出其明确的主题，它们定然不曾为人深深地喜欢并熟悉。

每当此时，我就总想为这些小片断做些什么。

但在我工作繁忙、却也不知忙些什么的时候，我看到了何南兄写的《画皮》，并且让我作序。这是根据《聊斋志异》中的小篇什改写而成的，每一篇的前面还颇为新颖地附上了原文，后面是何南兄的演绎。

刚看罢几篇，我不由浑身一凛：这不正是我多年来想做却没机会做的事情吗？

这些新编后的“聊斋故事”，何南兄已经打破了原来的故事框架，不唯在形式上、语言上追求新意，单是为每一篇小故事都赋于积极温暖的主题上就令人钦佩。人物形象更为突出，人物性格更为鲜明丰满，故事中的意境也更加开阔、逼真，我不由得一直读下去。

我觉得，我的夙愿被何南兄无意间完成了。于是，我又产生了“于我心有戚戚焉”之感。

曾经读到过汪曾祺先生写的类似于“聊斋”新编的小说，但汪先生的“新编”仍是人们熟知的篇什，且仅寥寥数篇。而像何南兄这样专对《聊斋》中“微不足道”的片断的“新编”，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尚无人涉及。

对于何南兄，写成了这本《画皮》之后，他的一个梦圆了；对于我，一个和何南兄一样爱《聊斋》、想为《聊斋》做些什么的人，岂不是也圆了多年的梦？

布衣（中国互优网总编辑）

# 目 录

## 圆梦之旅（代序）

### 第一辑 最感人处是亲情



- ◇ 砭石……………003
- ◇ 斫蟒……………007
- ◇ 蛇癖……………014
- ◇ 画皮……………020
- ◇ 龙 ……………081
- ◇ 化男……………088
- ◇ 鸿 ……………095

### 第二辑 人间天上有传奇



- ◇ 雷公……………105
- ◇ 车夫……………112
- ◇ 红毛毡……………117
- ◇ 蒋太史……………121
- ◇ 鹿衔草……………126
- ◇ 男妾……………130
- ◇ 鄱阳神……………137
- ◇ 武夷……………145

### 第三辑 刺世椽笔写忧心



- ◇ 产龙·····153
- ◇ 鞠乐如·····159
- ◇ 富翁·····166
- ◇ 拆楼人·····170
- ◇ 李檀斯·····175
- ◇ 龙肉·····179
- ◇ 土化兔·····185
- ◇ 博兴女·····188
- ◇ 蝥蛇·····193
- ◇ 曹操冢·····200

### 第四辑 良言药石应无价



- ◇ 某甲·····211
- ◇ 禄数·····217
- ◇ 螳螂捕蛇·····224
- ◇ 金永年·····229
- ◇ 魁星·····237
- ◇ 孙必振·····245
- ◇ 藏虱·····251
- ◇ 张不量·····258
- ◇ 戏缢·····264
- ◇ 牛飞·····270
- ◇ 牛犊·····276
- ◇ 彭二挣·····282
- ◇ 蝎客·····287
- ◇ 钱流·····293
- ◇ 役鬼·····301
- ◇ 杨疤眼·····306

【第一辑 最动人处是真情】

千山万水隔不断的，人世冗  
碌淡不去的，历史尘埃蒙不住的，  
刀枪斧钺逼不退的，是真的，  
真情是束花，拒绝浓烈腻  
人，香气却经久不褪；真情是幅  
画，无需装裱精镶；色彩却鲜艳  
永恒……

---

走在秋天清晨的路上，我的脚步分外轻快。我知道，这绝不是因为我三百年的功力。

我暂时抛开了积久的怨恨，抛开了对仇人的追寻，那些陈年往事如今已被秋天凌厉的风吹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悦。

老天对我还是公平的，尽管这公平来得如此之晚，尽管我已经在怨恨和期盼中等待了三百年！

----- 《画皮》

---

## 啮石

原文：

新城王钦文太翁家，有圉人王姓，幼入劳山学道。久之，不火食。惟啖松子及白石，通体生毛。既数年，念母老归里，渐复火食，犹啖石如故。向日视之，即知石之甘苦酸咸，如啖芋然。母死，复入山，今又十七八年矣。

——《聊斋志异卷二》

劳山。清修观。

天色已晚，峻风劲起，破旧的窗纸被发怒一样的风拍打着，哗哗作响，受到鼓动一般地，单薄的窗棂也剧烈地抖动着，整座清修观阒无人声，唯有远处不时传来的不知是什么动物的嗥叫，令人惊悚。

山岚浓密如网，严严地罩住天地间的一切和人所有的惆怅，伸手不见五指，但王如海心里却空前的晴朗。

王如海的心被一种东西剧烈地撼动着，二十年清修苦炼的道行竟然丝毫不起作用，一任这种东西在心里左冲右突，肆意妄为。心里面，夜风在狂啸，野兽在悲鸣。王如海觉得，他必须要下山了，而且就在今夜这个月黑风高的时候！

风的怒号里，夹杂着年迈母亲深深的呼唤。渐吹渐烈的风中，老娘的白发在急剧地飘，飘到他的面前，拂到他的面颊，把他的心拂得软弱如绵。

娘该有六十岁了吧？二十年不见儿子，不知她现在怎么样？

王如海仿佛看到，娘的脸上，被一把刀刻出了道道深深的皱纹。

这把刀，是对儿子深深的思念。

于是，王如海来到了师父修行的石室前。

稽首之后，王如海平静地向师父告辞。

“去吧。”师父正在做夜课，未作挽留，甚至，师父都不曾睁开眼睛。师父什么事都知道。

风更大了，一个清癯的白影在御风疾行。山川、日月、成仙等等都被他抛诸再遥远不过的地方。

师父没有动，只是睁开星眸，目光如电，穿过窗棂，落到远处，他轻轻叹了口气，随即颌首，拈须，不知是嘉许还是什么。

“娘，不孝孩儿回来了！”王如海跪在娘床前，他用额头磕着娘亲的床，泪如雨落。

娘睁开眼睛：“海儿，是你吗？”

娘声音颤抖，有气无力。

“是我，娘！我回来了！”王如海坐在娘的床边。被褥冰一样冷，不知娘这些年如何捱过痛失爱子的折磨。痛苦如刀，如锯，娘老了，脸上皱纹深深。

“娘不是在做梦吧？这样的梦娘可再不敢做了！”娘挣扎着坐起来，重重地喘着气。

“娘，您不是做梦，真的是您的海儿回来了！”拉住娘的手，娘的手青筋凸起，瘦如枯枝。

“老天爷呀，你可真灵验哪！”娘跪在床上望空膜拜，老泪横流。

母子俩抱头痛哭。

窗外，星星眨着疲惫的眼睛，鸡鸣三遭，天亮还早着呢。

王如海是新城王钦文老爷家养马下人的儿子。从如海的祖父起，就给王老爷家养马，到了王如海爹这一辈，心高气傲的他立志不让儿子王如海再当王家的“弼马温”，因此，王如海刚刚懂事，他爹就不允许他接近马厩，这样他的生活就渐渐地远离了马。父亲的性情淡定、眼界高远和对修道成仙的痴迷，极大地影响了小小的王如海，也许机缘使然，也许天道酬勤，一天晚上，一个须发皆白的老道携王如海飘然而逝。

那一年，王如海不满十岁，十岁，还是在娘怀里撒娇的年龄。王如海所到的地方，是一草一木都充满神秘色彩、一花一石都具备仙风道骨的劳山。

那一夜，年幼的王如海没有和娘告别，因为老道不让。

那一夜，风出奇的大，以至二十年间情形几乎相同的夜里，王如海都难以按捺心动，娘思儿的眼泪被疾风裹挟到心田。最终，王如海在一个风高之夜急速回到娘的身边，一定是受了风的启发吧。

痴迷的王如海从此离开了娘的怀抱。他的心里，娘的怀抱固然温暖，但比起劳山的神秘来说，太小了。王如海的志向一如其名，如海如天。

修炼的日子是清苦的，但唯其清苦，方才炼就了王如海高深的道行。

多年来，他完全遵照师父严命，不吃用火煮熟的食物，因为这样的食物里蕴满了人间烟火的气息，蕴满了娘的气息，是与修行格格不入的。即便是偶尔短暂的单独云游，王如海也牢记师父的教诲和自己的志向，不食人间烟火。

吃什么呢？

松子，白石。

师父告诫他，松子乃常青树所孕，系采日月之灵气，集天地之精华而成，常食之可以增加道行；白石洁白无瑕，更有利于人的羽化。王如海谨记师父法语，从不越雷池一步。

久而久之，王如海浑身长满了白毛，身轻如羽，能御风而逝，须臾之间已行千里；至于穿房越脊，横度关山，更是如履平地。

更奇的是，王如海能够一眼看出白石的温凉性情，知晓石头的诸般味道。每见到白色的石头，就急忙拾起，用袍袖轻拭数下，就放入口中，只听见他嘴里咯喳作声，石头就已像芋头一样被他咽下去了。

王如海的虔诚终于浇开了丰硕的果子。蕴藏着极强生命力的松子，坚硬莹洁的白石是他无穷的营养，纯净无尘的山泉清露时刻滋养着他一心向道的恒心。

回到娘身边之后，王如海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对老娘生活起居的照顾上，由于少了劳山那样的环境，王如海就不能像以前那样的修行了。如今，他修行的内容是侍奉老娘。他千里御风，归心如箭，为的就是这个。

他时刻都会清晰地记得，那个潜心修行的夤夜，即将入定之时，忽然心动难以抑制，老娘昏花的眼睛老是在他面前出现，挥之不去。于是他毅然抛弃了修行了二十年的功课，义无反顾地回到了老娘身边。

能够好好侍奉老娘，他觉得，于愿足矣；至于修行，与照顾老娘相较，并不重要。

平淡如水的日子，王如海过得却如甘如饴。夜深人静之后，老娘安心熟睡之时，王如海觉得，在遥远的劳山，无所不知的师父，眼光深邃，脸上含着笑。

他甚至觉得，师父时刻就在自己身边，他在用鼓励的眼神看着自己，在用含笑的表情肯定自己。

为了不让娘惧怕，他剪去了白毛，破了恪守二十年的戒——吃起了用火煮熟的饭菜。娘的面前，他吃得那样香，人间的烟火啊，分外醉心。

每当看到他狼吞虎咽的样子，娘的每一道皱纹里都盛满了笑。

看到娘如此高兴，王如海的心里也盛满了幸福。

此时此刻，他只是一个最普通最孝敬的儿子。

孝敬老娘的日子，过得飞快，就像劳山南峰前的瀑布一样，飞流而下，无法遏止。

老娘的生命是有限的，她在享受了儿子的孝敬之后，含笑而逝。

王如海没有哭泣，他想起了师父同意自己下山时的表情。

对于生命的规律，他什么都知道，一如他的师父。

在娘的新坟前坐了整整一个白天之后，他静候着夜晚降临。乘着夜色，王如海站起身来，向着劳山方向，慢慢走去。心愿已了，他重新回到了劳山，回到了师父身边，回到了他食松子白石饮山泉清露的清修境界中。

王如海重回劳山的那一夜，有月无风。即便有风，由于久疏修行，皎洁的月光下，他也不能御风而行，只能像普通人一样的徒步。

但此时的王如海，那样的潇洒。

## 斫 蟒

原文：

胡田村胡姓者，兄弟采樵，深入幽谷。遇巨蟒，兄在前，为所吞；弟初骇欲奔，见兄被噬，遂奋起出樵斧，斫蛇首。首伤而吞不已。然头虽已没，幸肩际不能下。弟虑极无计，乃两手持兄足，力与蟒争，竟曳兄出。蟒亦负痛去。视兄，则鼻耳俱化，奄将气尽。肩负以行，途中几十余息，始至家。医养半年，方愈。至今面目皆瘢痕，鼻耳惟孔存焉。噫！农人中，乃有弟弟如此者哉！或言：“蟒不为害，乃德义所感。”信然！

——《聊斋志异卷一·斫蟒》

山并不是很高，且远远近近地连在一起，倒像是一段拱高了的许多的长长的河堤，只是河堤不像这山一样不规则而已。山是土质的，上面的草木特别多，特别茂盛，种类也特别丰富。

山谷却很深，很陡。虽然很宽，从高处望去也很平旷，但由于草木丛生而素少人迹，因而显得阴森骇人。不知名的鸟不时飞起又落下，发出奇怪至极的声音，更让人毛骨悚然。深谷里，哥哥不时地提醒着弟弟胡二，要注意安全，不要离开他太远，要看准实地后才下脚。弟弟答应着，心里却有点儿不以为然。

胡二已十八岁了，但由于生得身小力薄，干体力活一向很少。从小，他就像猫儿子一样瘦弱，爹娘不止一次当着他的面说，他能长这么大真是幸运，老天爷造化不浅。在他渐渐长大的过程中，都是哥哥一个人打柴，且都是在村子附近的山坡上砍些矮小的灌木，或者砍些露出地面的树根；可这一次，他却坚持跟着哥哥前来打柴，还急赤白脸地向爹娘发誓，一定会听哥哥的话，绝不会乱跑。尽管爹娘一开始并不同意，但抗不过他的执拗和洋溢在脸上的喜悦，只得同意他陪着哥哥。

两个后生加起来的胆子比天还大。在他的一再撺掇下，哥哥胡大不得已一改以往打柴的习惯，陪弟弟来到了山的深处，来到了这个从来未

到过的深谷中。

陌生的地方果然能给人莫大的兴致和力量，这次打柴，兄弟俩收获的不仅仅是更多更好的柴禾，还有无比的喜悦和新奇。

胡二高兴极了，他脸上的表情完全像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看着弟弟这样高兴，胡大自然更是喜上心头。

“哥，那是什么？”胡二眼尖，满腹狐疑地问哥哥。原本，这次进山，胡二的主要目的就不在打柴，而在玩。一直以来，他调皮的眼睛就在不安分地搜寻着一切他感兴趣的东西。

前面不远的草丛里，隐隐约约有一个粗大的东西在那儿“藏”着。这东西大约有水桶那么粗，看不清有多长，也看不清具体颜色。

“我也看不清。”快二十一岁的胡大顺着弟弟手指的方向，费力地寻找着，终于，他也看到了草丛中的那个东西。

难道是……蟒？听爹说，大蟒就有这么粗，且离大远就能闻到一股腥气的。可现在，那个东西一动也不动，应该不是蟒吧。再说，也没有闻到腥气呀，胡大使劲抽动着鼻子，没有，空气中没有腥腥的味道。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但咱们一定要小心，万一是蟒的话，好有个准备！”哥哥告诉弟弟，用非常严厉的声调，带着非常严肃的表情。

蟒！胡二吓了一大跳。他从小就听娘说过这种东西，只是从来没见过。娘说，大蟒蛇长到一定程度后，就离成为蛇精不远了。这时的蟒蛇，就已经有了很大的神力，能让风来做它的帮凶。吃人的时候，蟒的身子不动，只靠风推着人送到它嘴边。记得娘说这话的时候，神情也非常严肃，就像哥刚才一样。

胡二吓得身子一激灵，他不觉退后了一步。

“别怕，老二。有哥呢！”胡大安慰着弟弟，还扬了扬手中的斧头给弟弟鼓劲儿。

也许是久睡方醒吧，也许是闻到了生人的气味。忽然，水桶动了，巨大的力气掀动着细弱的草，于是，草木纷纷折断，慌不迭地为它让路，发出可怕的噼啪声。同时，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腥味！果然是大蟒蛇！

蟒的动作惊起了附近栖息的鸟儿，它们吓得扑楞楞地飞起来，没命

地逃向天空中，逃命的时候，鸟儿们不由得发出惊恐的鸣叫。

“是蟒！弟弟，快跑！”说着，哥哥不自觉地身子挡在弟弟前面。

这时，大蟒的身子已掉转过方向，把头朝向了兄弟俩。哥哥只觉得一股巨大的风推着他，把他推到蟒的面前。他惊骇之中，顺手把弟弟推倒在地，否则……

一瞬间，仅仅一瞬间，哥哥就已经到了蟒的嘴边，只见哥哥就像一个完全喝醉了的人一样，跌跌撞撞地自己钻进了蟒的嘴里。手里的斧头根本就不曾使用，也不知道使用，而是掉在了地上！

胡二壮着胆子看时，哥哥的头已经完全钻进了蟒的口中，身子在剧烈地抖动着，显然是在拼命抵抗，或者是由于剧烈的疼痛。只是因为蟒的嘴还不够宽，被哥哥宽大的肩膀挡住，否则，哥哥的整个身子恐怕早就被巨蟒蛇吞进去了！

多亏了哥哥，他推了自己一把，不然的话，因为自己身子太轻，现在在蟒嘴里的很可能是自己！

胡二颤抖着，竭力用手撑着地面，费力地站起来，他想都不曾想，就拼命地向谷外逃跑。他要尽快逃跑，否则大蟒就会再吃掉他；他要尽快跑出去，告诉爹娘，哥哥被大蟒蛇吃掉了；他要告诉村民们，不要再来这里打柴！

从小，胡二害怕蛇。一条小手指粗的蛇都会把他吓得哇哇大哭。每当看到一条小蛇，他就本能地呆立在原地，不会跑，不会动手保护自己，更不曾想过用什么方法逃跑或杀死这条蛇。他只知道呆立着，手僵硬地垂着，眼睛紧闭着，使劲儿地哭，直到哭声把爹娘喊来，为他解围。

赤练蛇，就是人们亲切地称呼为家蛇的那种，据说，每家每户的房子里都有一条，否则屋子里就不阴凉，他也怕得要死，有一次，他们村的老张家拆老屋发现了一条二尺长的家蛇，虽然没有亲眼见到，但听说后，胡二好长一段走路都绕过老张家。

既然每家每户的房子里都会有一条家蛇，那自己家也一定会有了！为此，胡二甚至不敢一个人待在房子里，生怕看到家蛇出现。睡觉的时候，他总是先把被窝小心翼翼地掀开，生怕家蛇就在里面等着他。每当他的爹娘和哥哥不在家时，他都坐到院子里，不时地往远处看着，爹娘